

SELECTED STORIES
BY
NOBEL PRIZE
WINNERS



第三辑

诺贝尔文学奖金
获奖作家小说选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小说选

诺贝尔文学奖金 获奖作家小说选

第三辑

孙坤荣 孙凤城 编选
王泰来 李明滨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金
获奖作家小说选**

第三辑

孙坤荣 孙凤城 编选
王泰来 李明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360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900

书号 10115·657 定价 3.50 元

60661-16

出版说明

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杭州大学信德、仲南同志编选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上、下册)以后,不少读者来信希望我们也出版一部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小说选集,以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互为补充,为国内阅读和研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的作品提供更广泛、更丰富的资料。

我们约请了北京大学西语系系主任孙坤荣、副教授孙凤城、王泰来、李明滨等同志编选了这部选集。分第一、二、三辑出版,浙江版本中已选载的不再选。

选 编 者 序

贵州人民出版社委托我们编选一套《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小说选》，我们感到有很多难处。但是，把诺贝尔文学奖金历次得奖作家以及他们创作的情况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做一些贡献，这又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为此，我们也就勉为其难，尽力而为了。

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是瑞典的化学家和工程师，因发明炸药和其它科研成果取得多种专利权，成为世界首富之一。他终身不娶，因此没有后人，临终前遗嘱将他的财产成立基金，由基金的收益充作奖金，奖励“给人类造福最大的个人和机构”。奖金分五种，在每年诺贝尔逝世纪念日——十二月十日，赠给物理、化学、医学（或生理学）、文学与和平五个领域里最有贡献的科学家、文学家及争取和平的政治家，从一九〇一年开始颁发。一九六九年起又增设一项经济学奖。奖金包括一枚金质奖章、一张有题词的奖状和一笔奖金（奖金数额视基金收益而定）。

关于文学奖金，诺贝尔在遗嘱中要求必须授予“曾经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因此，奖金的授予除学术标准外，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文学奖由瑞典、法国和西班牙三国的文学组织提名，然后由瑞典科学院的十八个成员评定。自从设立这项奖金以来，对此一直有

争议，有的批评家甚至提出：“设法选择最佳作家的整个想法是很荒唐的，文学奖应该予以废除”。争议主要反映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理解“有理想倾向”；二是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仅仅由于这两个原因，就有相当一批世界公认的文豪，有的落选了，有的根本没有被提名。例如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易卜生，高尔基等。但是另一方面，从已经获奖的近八十位作家看，应该承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学术造诣、文学创作、艺术贡献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加上遴选过程中的激烈竞争和严格标准，所以，诺贝尔文学奖金自颁发以来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而又巨大的影响，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文学奖金的获得者，大都是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但也有三位哲学家和两位历史学家。我们这次主要选编的是小说，把戏剧和诗歌舍弃了。有的作家虽然以创作戏剧或诗歌为主，甚至也因戏剧或诗歌而得奖，如德国的霍普特曼、英国的肖伯纳等，但是他们也创作了优秀的小说；对于这样的作家，我们也适当有所选入。但是，有些作家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往往由于他们的长篇巨著，我们的选本不可能把几十万字的长篇收进去。因此，区别以下情况处理：有的作家我们过去很少介绍过，如丹麦的耶勒鲁普、挪威的汉姆生和温塞特，我们从他（她）们的作品中节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章节，或故事比较完整能独立成篇的章节，使读者对这个作家的创作特点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有的作家如德国的托马斯·曼、英国的高尔斯华绥、法国的纪德、美国的福克纳等，他们既写长篇小说，也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如果这些中短篇小说能反映他们的艺术风格，我们就尽量挑选中短篇小说，以便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有的作家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他的长篇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早有译本，马丁·杜伽尔的

长篇代表作《蒂博一家》，中译本也将出版，而他们基本上没有创作中短篇小说，就只好割爱了。

由于我们的图书资料十分不全，虽然主观上想把这个选本尽可能地选得全面一些，充实一些，但有不少获奖作家的作品，至今在我国没有译本，并且原版本和英译本（或德、法、俄译本）也都很难找到，对这些获奖作家我们就只好暂付阙如了。

根据目前的条件，我们选编了第一、二、三辑，先发第一、二辑，按获奖作家被授予奖金的年代次序排列。每辑约三十八万字至四十四万字，共收入三十五名作家，每个作家的作品少则一、二万字，多则六、七万字。为了使读者对选入的作家有个概括性的了解，本辑作品后附有一个有关作家生平和创作情况的简单介绍，以供参考。第三辑系第一、二辑的补充。第三辑中有的作家的作品已在第一、二辑出现，发表过这些作家的简介。但为了让未买到第一、二辑的读者能了解这些作家的创作梗概，本辑特再发表这一部分作家的简介。

我们这个选本除新译或重译大部分作品外，一部分选用国内已经发表的中译文，希望能得到这些译者和编辑部的大力支持。

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我们的选编工作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坤荣 孙凤城

王泰来 李明滨

一九八三年二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选编者序

〔德国〕霍普特曼

使 徒……………孙君华译 (1)

〔丹麦〕耶勒普鲁

朝圣者迦摩尼多 (节选) ……景岱灵译 (17)

〔美国〕肖伯纳

皇帝与小姑娘……………石幼珊译 (57)

〔意大利〕黛莱达

男人和女人……………岚 沁译 (71)

〔美国〕高尔斯华绥

勇 气……………沈长铨译 (81)

〔俄国〕布宁

美 人……………阮积灿译 (89)

〔意大利〕皮兰德娄

焦虑不安的人物……………姜望琪译 (93)

〔美国〕赛珍珠

美人儿……………钮 琪译 (103)

〔法国〕纪德

狭窄的门……………顾嘉琛译 (126)

〔法国〕莫里亚克

给麻风病人的亲吻……………桂裕芳译 (249)

〔美国〕海明威

光明净土……………钮 琪译(305)

向瑞士致敬……………金 羽译(310)

一天的等待……………金 羽译(325)

〔美国〕斯坦倍克

逃 亡……………石幼珊译(331)

〔法国〕萨特

房 间……………孙 谦译(355)

〔苏联〕肖洛霍夫

拖家带口的人……………江 溶译(388)

仇恨的科学……………王荣宅译(397)

〔西德〕伯尔

音乐会上的咳声……………修春林译(429)

一个捕狗者的自白……………毕克明译(421)

〔澳大利亚〕怀特

死去的玫瑰……………陈瑞兰译(426)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下午六点钟来的女人……………张玫珊译(502)

逝去的时间的大海……………张玫珊译(515)

奇迹贩子勃拉卡曼……………张玫珊译(535)

〔德国〕霍普特曼

使 徒

孙君华 译

黄昏，他来到苏黎世，在一家名叫“鸽子”的客店里租了一间阁楼住下。临睡啃一点面包喝几口清水，他就知足了。

他心神不安，没睡上几个小时。刚敲过四点就起床了。他头疼得厉害，心想准是昨天坐火车长途旅行的缘故。要咬牙忍受这剧痛，得有绳索般坚韧的神经。他恨透了坐车，上下颠腾，左右摇晃，车声隆隆没完没了，窗外的景物飞似地离去，——他恨铁路。恨这许多伴之而来的所谓文明成果。

就说穿过圣哥达德山隘……乘车穿行哥达德隧道可是活受罪：人呆呆地坐着，微弱的灯光忽闪忽闪。就觉得象一个遮天掩日的石臼倒扣在头顶上。耳朵里还轰响着彻骨寒心的合奏曲。真是活受罪，简直让人发疯！他陷入一种可怕的境地，内心的恐惧令人难以置信。耳旁的轰鸣忽去忽来，象地狱在崩塌，将一切无情地粉碎……他永远也不再穿行这哥达德隧道了！

人只有一个脑袋。要是它给搅乱了——如同一窝挨了捅的蜂群，一切都由着性子横七竖八地狂飞乱舞——那时兴许魔鬼才能

恢复宁静。

夜间头疼仍在折磨着他，现在总该过去了。冰冷清朗的早晨来临了。他还想从这里去德国徒步旅行呢。

他洗洗脸披上衣服。系鞋带时头脑里忽然闪起一个问号：我怎么会想到要穿这种衣服的呢？弄得自己和别人迥然不同。狄芬巴赫师傅的形象在他眼前晃过。他随着思路一跃回到了过去的年代：他见自己穿着普通的衣衫去上学——父亲从药铺柜台后面探出光秃的脑袋，温和地望着儿子的这身打扮，眼角里流露出一丝嘲弄的神情。母亲总那么说，他不会犯什么疑心病的。那个光亮的秃头和那张年轻的女人的脸渐渐凑到了一起，真是天壤之别！他居然以前从没有觉察到。

系好鞋，他捆上腰带将白毛布的僧衣拦腰一束，又在头上盘一块头巾。

客店的过道里竖着一面旧镜子。他走过镜子停了一下，对着镜子打量着。可不！看上去他真象一名圣徒。光彩神异的金色长发，浓浓的红山羊胡子，刚毅而又慈爱的颜容，洁白的僧袍勾勒出俊美挺直的体形，富有弹性和军人气度的躯体。

他照着镜子美滋滋地端详着自己。难道他就不该这样？为什么他就不能自我欣赏呢？大自然的一切创造物他都惊叹不已的呀！他走遍天涯海角，碰见一件又一件稀异的事。那些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却在他身上激起强烈的宗教情感。今天早晨那头巾就显得异样，谁都会想着，缠头巾为的是裹住头发，怎么也不会象圣徒头上的灵光圈。哪会再有圣徒呢？说得更明白：自然界的万物，即便是一朵娇嫩的小花，或是一只弱小的甲虫都该有神圣的灵光，唯有世俗的眼睛才看不见在这一切创造物之上熠熠闪耀的灵光。

街上阒无一人：阳光静静地照着街道，街面上投下一幢幢房

屋狭长、微微歪斜的影子。他拐进一条上山的小巷，穿过草地和果园向山上爬去。

他时而踱过一幢旧式的尖顶小房，一个布满奇花异卉的小园，尔后又绕过一块草坪，或是一片葡萄园。清新的空气不时散发着洁白的山梅花、蓝莹莹的紫丁香、艳丽的桂竹香浓郁的芬芳。他愉悦地呼吸着这沁人的芳香，犹如吮吸甘醇的美酒。

他每走一步越觉自由舒畅。

四周的景物目不暇接，吸引着他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观望。他如释重负心中的阴霾被光明驱尽。路旁的绿草丛中冒出一个个蒲公英金黄色的小脑袋，象数点不清的太阳，令他眼花缭乱。阳光透过稠密的花云斜射在地上，满地洒下斑斑点点的金色光圈。桦树散发着甜蜜的芬香，蜜蜂吐诉着生活、欢乐和辛劳。

上山路上，他小心翼翼地生怕伤害任何一个生命。见到一只小小的甲虫，他绕道而过，遇上一只气势汹汹的黄蜂，他小心地轰走。他如兄弟一般爱护蚊蝇，若说杀生——连虐杀一只极普通的粉蝶——他也会说是莫大的罪孽。

孩子信手采摘的花朵，已经快要枯萎，他从路上捡起重新插在水中。他讨厌那些花环、花束。自己也从不采摘什么紫罗兰和玫瑰来装扮。他愿一切各归其所自由昌盛。

他感到舒适和满足。他很惋惜，他不能自己看自己。清晨，他独自悠闲地踱步上山：这准会触发一位大画家的创作灵感——画面在他想象中展开。

他四下环视，兴许已经有人醒来能看见他，但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象有人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的那种怪声又来了——在耳边还是在脑子里，他也不清楚——这怪声已经折磨他几个星期了。一定

是血脉不和，循环不畅；得跑步，使劲地跑，要加速血液流动。

于是他加快了脚步。

他慢慢越过山下那些鳞次栉比的屋顶，静静站立小憩片刻，脚下一派秀丽的风光尽收眼底。一阵激动攫住他。眼望景色秀美的峡谷，一种刀绞似的炽热的感情在他心中燃烧——他抬起喜悦的眼睛四下眺望——极目远瞩景象万千：远处山峦重叠、陡然起伏的山坡一片葱绿；山下幽谷里镶嵌着一面湛蓝的明镜似的平湖。草茸茸的湖岸弯弯曲曲地沿着山坡从湖边隆起。一望无际的原野绿草如茵，布满星星点点的鲜花。其间，一幢幢房屋、一座座别墅、一个个村落，电灯耀明、窗户闪亮，和红色的屋顶、城楼辉映成趣。

唯在南面很远的地方，灰蒙蒙的银色薄雾将湖水和蓝天融成一片；忽儿云雾将一切景物湮没，忽儿连绵的雪峰又刺破雾纱隐现在天际，映衬在蔚蓝色的天幕上，如无数银色的珍宝光彩夺目。

他的目光停滞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目光离去，他心中茫然。一切都消融了，汇成泪水，化为呜咽。

他继续走着。

山上，山毛榉树林里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总是那两个音符，间歇顿挫，周而复始。他独自思索着继续走去。

面对大自然他内心激起神秘的冲动，这并非不常有的事，可从未象这次那么强烈、那么突然。——这正说明他对自然的感情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沉了。没什么可费解的，有什么必要去疑神疑鬼胡思乱想呢？况且这种感情开始在他心中积聚、成形、确立。没过几分钟，这一切已经牢牢地扎根在他心中。

他又静静地站在那里眺望。山下的城市吸引着他的目光，但

又使他感到十分厌恶。它好象一块令人作呕的痂皮，又象是一个脓疱在这人间的乐园里蔓延滋长：石堆挤着石堆，砖块掬着砖块，夹杂着稀落的绿色。他懂得，人是最危险的生物。是的，这是毫无疑义的：城市无非是文明的脓疮和毒瘤。他一见就厌恶痛绝。

他在一片山毛榉树林里躺下，仰面朝天伸开四肢，脑袋紧贴着地面，眼睛瞅着绿色透明的草茎，呼吸着泥土和野草的馨香。喜悦之情涌满他的心田，这是一种热烈的爱，一种令人陶醉的幸福。山毛榉树挺拔的躯干宛似神龛的银柱。顶上覆盖着翠绿的华盖。晨风吹拂林涛絮絮，朝日辉映金光闪闪。百鸟歌唱，歌声里飞扬出快乐和欢笑。他合上眼睛尽情地陶醉在其中。

这时一夜间的梦又浮现在他脑海里。起初是一种异样的情绪，一阵狂乱的心跳。尔后心中升起一种强烈的情感激起他的想象，可他怎么也记不起什么事来。哦，终于回忆起来了——：傍晚在意大利，一条大道尘土飞扬，无限地向远处伸展，滚烫的路面还冒着热气。一群衣衫褴褛、皮肤黝黑的村民从地里回来，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一双双乌黑凸出的眼睛黯淡无光，象是失去了任何信仰。路那边是歪斜的破旧不堪的茅棚。空中回响着教堂里单调的祈祷钟声。他风尘仆仆又饥又渴，步履蹒跚地行走着。村民们跪在道边，拱手祷告。他的心软了，觉得自己非凡高大。

他仰躺着，恋恋不舍地回味着那番情景。热烈、快感和轩昂的激情交织在一起，在他心中翻腾。他站起来仿佛象上帝一样。

他睁开眼睛茫然若失。顷刻间，一切犹如海市蜃楼悄然逝去。

他一边喃喃自问，一边向林间深处走去。他责怪自己不该得意忘形地做这样的梦，这是违背他意愿的。感情的巨大威慑力使他

感到惧怕，不过也许这种揪心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

即使他完全清楚这一点，恐惧却依旧不断地增长。

他走过的那些村子里的意大利人确实十分崇敬他。他们带着孩子让他祝福。如果允许别的神甫祝福，为什么他不该祝福呢？他有——他有比他们更多的祝愿。用一个词，一个唯一的宝石般璀璨的词：和平！这是他带来的祝愿，它蕴含一切——一切中的一切。

世界充满着血腥气。那流淌的鲜血就是拼搏的见证。无论清醒时还是睡梦中，他都听到这种斗争在怒吼，永不休止。那是同胞兄弟、同胞姐妹在互相残杀。他爱他们，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愤怒地厮杀，无限痛苦、无限惆怅。

他多么希望雷轰电鸣般地呐喊，站在高高的山崖上，面对疯狂的屠杀向着所有的人疾呼。良心呼唤他制止同室操戈，向人们指明一条通向和平的路。

他知道这条道路在哪里。它的门额上写着“自然”两个字，跨过它就能踏上正道。

胆力和热情渐渐赶走了他心中的畏惧。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思索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仿佛在向所有的人在宣讲：你们这些饕餮者、酒徒，你们摆的是丰盛的人肉宴席。且慢狼吞虎咽！且慢虐杀生灵！稻粱菽、麦黍稷才是你们的食粮！去吧，把你们的绫罗绸缎、家私万珍堆起来，用火把点起烈焰，让冲天大火将它吞没！如果你们这样做，那就来吧——来吧，你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跟着我！我要把你们带入世外桃源，那里蜂无刺，蛇无毒，虎牛为友，和睦共处；那里你们心中的恨将泯灭，你们心中的爱将永存。

他心潮起伏。谴责、慰藉、告诫，一连串的话语如滔滔的江

流一泻而出。他兴奋得整个身躯都在震颤。一个强烈的愿望攫住他，他要把全部的情爱、全部的渴望倾注出来。他仿佛要向林中的树木和鸟类布道。他的讲演会具有不可抵御的力量。连林木间窜蹦的小松鼠，他也能让它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自信有十二分的把握，犹如人们知道抛起的石头准会落地一样。因为他手中有千钧神力：万能的真理。

树林突然到了尽头。如同从深层的矿井升起，他头晕目眩惊异地望着世界。他心中依然不能平静。他突然向着一个方向，顺着陡斜的山路连蹦带跳地向山下跑去。

他觉得自己仿佛象一名对着目标冲锋的斗士。一冲就难以止步。剧烈的运动在他身上唤起：兴致、激情和疯狂。

他恢复了清醒，惊愕地望着自己，大步流星地向山下飞奔。身上的某种东西想猛然阻止他，拦住他的脚步，可是决堤的洪流已经汇成汪洋。一种致人瘫软的恐惧潜入他的心底。他感到不可名状的诧异。

此刻，他恰似打破了桎梏不由自主地狂喜起来：他挥舞双手捶胸顿足，牙齿咬得格格直响。他笑呀——情不自禁地笑，笑声越来越响亮。

当他恢复知觉时，周身都在颤抖。他惊吓得险些瘫倒，紧紧地抱住一棵小菩提树。他总害怕那种陌生而可怕的东西重新袭来，提心吊胆地继续走去。尔后，他又变得坦然自信，以致最后他竟然耻笑起自己的胆怯来。

当他朝着前面的那排房子迈起正步时，他回想起当兵时候的生活。他任过少尉，常常趾高气扬地站在队列一侧带着队伍在军乐声中开进营房。雄壮的进行曲令他如醉似狂，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从不思考。只要耳边响起进行曲，他就会自豪地昂